

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李 想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杭州 310000

摘 要：社会化媒体使信息传播愈发依赖人际关系网络。以信息和用户为节点的网状关系传播逐渐取代线性传播。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逐渐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本篇文章将对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进行深入探讨，以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综述

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内涵及发展梳理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这一术语不仅仅指称社会的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成为了一项研究技术与分析框架。起初，它基于对社会结构的一种观点而诞生，并逐渐演变出各种分析技巧和策略，进而扩展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主要目的是以社交网络为中心来做结构性的解析。^[1]

在发展过程中，社会网络理论是由于各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们之间的深度交流所产生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群体动力学领域的研究者勒温和莫雷诺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中“场域”（field）和“空间”（space）的特性以及它们如何形成“网络”的特点。

在人类学领域中，齐美尔在其著作《群体联系的网络》中率先提出了“网络”的概念，而布朗在1940年引入“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布朗认为，社会可以被视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通过对“关系”进行量化分析。^[2]

随着社会网络理论持续深入发展和扩展，其所依赖的基础是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学，从而使该理论逐步形成了四种特性：具有结构性的网络、系统的关联信息、图表或者社区图，以及数学或计算模式。

二、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常用指标

测量社会网络的方法有很多种类，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测量指标。

作者简介：李想（2001.01—），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本科学历，主要从事媒介与传播研究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点：行动者与“网络中心性”

就社会网络而言，其核心特性影响着个体与他者互动的可能性及程度。换句话说，这等同于是个体的社会资本，即位于关键地位的人物拥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当评估“中心性”时，具体使用何种指标取决于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环境——若要探讨交际行为，可以依据连接数量来衡量；如需探究交流过程中的掌控力，则运用中间中央化来计算；而针对信息的传输效率或相对自主性的考查，则应采用接近平均值的方法。

（二）线：“关系”及其特征

在社交网络的研究领域里，个体之间的联系被称为“关系”，并以“线”的形式呈现于图表之中。而关系的深度、广度及性质则构成了衡量它的三要素。首先，关系的内容是指网络交换中出现的资源类型。简言之，互联网上的社交互动可以被划分为几大类：第一种是基于实际生活中发生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第二种则是特定的沟通方式，例如商业交易和交通系统；第三种是感情纽带；第四种是团体或者同时出现的连接，比如共享的信息交互、一起参加的活动或是出现在同一个特殊团队里。

再者，关系的方向可以划分为有向和无向。这四种关系的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都有涉及。例如张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关系及地位的研究；邱均平对博主与评论者关系的研究等。

（三）面：网络规模及密度

对于网络规模而言，它代表了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即节点的数量多少；而对网络密度来说，其衡量的是连接强度，也就是每个点之间的链接数量与其潜在最大的链接数量的比例。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虚拟社群中的话

题设定、内容的相似性或多样性。已有研究揭示出：当网络密度较高且具有较强的集中趋势时，讨论的话题不太容易传播开来，舆论环境主要被一小部分人控制。相反地，如果网络密度较低或者分散的话，那么舆论环境会更加多元化，信息的传播范围也会更广。

（四）位置：强弱连接、桥及结构洞

基于新的社会结构观，有关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的一系列假设被提出。其中，“弱连接”是社会网络研究学者探讨社会结构的核心概念之一。美国的格兰诺维特指出，因为弱连结存在于不同的人群间并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因此它们相较于强大的连结更加有力。这些联结能够跨过社会的分割线或者小团体的隔离来获取和分享资讯和资源，从而使重要的消息能从组织的成员传到那些并非其所属的人身上。

换句话说，信息的传递需要经过中介人的协助，他们起到了连接不同群体的作用。这种中介人在“桥梁”和“结构洞”理论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博特的观点，结构洞被定义为“两个参与者的无重复联系”；而掌握了这个结构洞的人，由于他们在网络中的独特地位，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权力。^[3]

三、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网络分析结合的议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发现当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新闻传播领域主要集中运用在社会化媒体的网络结构与特征、社交网站的虚拟关系、网络舆论的生成及信息扩散等方面。本文将目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化媒体的网络结构与特征研究

作为web 2.0下的新媒介和新工具，国外的Facebook以及国内的微信、微博等平台构成了一个新型的网络世界。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了对社会化媒体网络结构特征的研究。

首先，社会化媒体的网络整体拓扑结构。例如，举例来说，微博是一个典型的无标度网络，呈现出小世界的特点。在这里，用户关注数量的分布表现为长尾形态，而且用户被关注的次数遵循幂律分布，同时，发布的文章数量也大致符合幂律分布等规律。^[4]

其次，关于社交网络和虚拟空间的研究。部分专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探讨微博网络的核心地位、微博互动模式、微博社群交互架构、微信社群里的人际交往特性及它们对于学习者的思维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研究的一大特点。

第三，对社会化媒体中核心成员与意见领袖的分析。比如，观点领袖在微博网络上的活跃度与他们在实际行业中的权力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由各种社会关系构建的矩阵所展示出来的社交网络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

（二）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及用户行为研究

对于社交媒体信息的传递和扩散的研究中，无论是在熟悉的人际关系的紧密联系或是陌生的个体间的微弱关联，都会对其中的信息流转造成显著的影响。比如，社交平台上的分享信息系统强化了信息传导的路径依赖。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与社交网站具有的结构特征相匹配，可以从用户间的信息交流（如转发、评价、分享、互助）等方面入手，以结构性的角度来开展研究，而不是仅停留在内容层面的解析上。

首先，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将整体网络分析技术运用到谣言传播的研究当中，例如“考虑好奇心理机制的动态复杂网络谣言传播研究”、“复杂网络上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5]等。

其次，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也被应用在在信息茧房领域的研究上。部分研究揭示了我们不能过度强调过滤器或回声室的影响。一篇关于内容个性化算法影响力的研究表明，当前的数据不足以支持对于滤波器的过度忧虑；而另外一份研究却显示，那些遵循推荐系统建议的人比未使用该系统的用户获得的信息更为多样化。

第三，如果整个网络具有小世界的特性，则其连通度的多元化可能会推动特定点对点网络内的信息分享的多元化。尤其是弱联系可以扩大现有的亲友关系网，从而引入更丰富的信息到社交媒体的环境中。已有研究显示，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投入似乎增强了网络的独特性，积极参与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增加信息的丰富程度；同时，社交互动的指数（如群组成员和好友的数量）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变量来预示筛选泡沫的影响。所以，网络的独特性或许与其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水平相关联。

从现有研究来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辨别意见领导者有很好的实用效果，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交平台上用户的行为模式。然而，当机器人的“水军”大量产生假信息时，如果缺少考虑网络架构、内容特性等关键要素的设计标准，可能会忽视真实的信息传递品质，从而过分夸大与内容相似度高的群体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此外，当使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索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时，收集的数据通常仅限于短期内，这可能会

对研究成果产生影响,因为许多研究仅关注了头部用户间的分享联系,展示出的仅仅是部分网络的情况。未来可能有必要扩大观测时间跨度和用户行为的表现,并尽量深入探讨更大的网络构造,以便提升研究的一般适用性。

(三) 虚拟社区舆论生成及扩散的研究

社交媒体的发展对网络舆论传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正在迅速变成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公众事务上,舆论的产生取决于众多网民、新闻机构及政府等各方的意见交流,这也是他们构建个人联系网络的方式。这些连接可能涉及到个体之间的人际交往,或者是个体与主题、讨论点或相关问题的关联。与此有关的研究涵盖了诸如舆论变化阶段探讨、舆论话题发展探究、舆论传递模式模拟、传播网络构造解析等等方面,其中最后两个部分则归属为复杂网络分析领域。

对于舆论演化阶段的研究来说,如何对舆论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进行分类及归纳是其核心任务。刘怡君和牛文元在他们的研究中,把舆论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大部分,即潜伏期、活跃期和衰减期,并且详细描述了每个时期的特点。^[6]舆论话题演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话题的挖掘与热门话题的检测。

传播网络结构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的网络关系结构,是一种“交互”和“嵌入”的研究视角,倡导的不是单向的因果分析,而是一种双向的交互作用^[7]。例如,李卫东等人以微博平台的“长春随车被盗婴儿”事件为个案,通过复杂网络分析法建构拓扑网络模型,并以此来探寻微博舆论的演化机制,其研究发现,微博的群体信息传播是一种“星型结构”的外向扩散模式,虽然信息传播的渠道较为畅通,但总体来说较为分散,而且这种传播缺乏双向的互动和流通。

综合来看,大部分的社会网络研究都聚焦于特定时间的舆情变化及其扩散模式上,而忽略了其实际中的持续变动特性。然而实际上,公众观点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不断调整其连接方式与关系网。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把观察的时间线作为纵

坐标来分割出不同的时期并构建相应的总体图景或每个时段的具体情况下的社交网络模型可能更加合适且更能精确描绘整个事件的发展轨迹。

结语

社会网络分析为新媒体环境下各类新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角度和解决策略,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使用传统研究方法遇到的一些难题。然而,当社会网络理论与研究也暴露了一些潜在的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网络构造及其中成员间互动关系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涉及到了行动者自我认知及其在社交网络中的主动权力的探讨。虽然各方观点有所差异,但相关研究却始终未能达成一种清晰且一致的共识。这一争议对理解社会网络架构如何限制个人行为以及行动者如何做出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蔡萌,任义科,赵晨,杜巍,杜海峰.网络结构模式与员工个人绩效——基于整体网络的分析[J].管理评论,2013,25(07):143-155.
- [2] Watanabe Nicholas M., Kim Jiyeon, Park Joohyu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tailers: An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media networks of cosmetic brands[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2, 58.
- [3] Burt Ronald: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199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4] 赵文兵,朱庆华,吴克文,黄奇.微博客用户特性及动机分析——以和讯财经微博为例[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1(02):69-75.
- [5] 王丽娟.复杂网络上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D].江苏大学,2019.
- [6] 刘怡君,牛文元.舆论形成及其演化的机理建模分析[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03):10-14.
- [7] 薛可,陈晔.网络论坛舆论传播的结构要素剖析[J].新闻记者,2012(11):52-57.